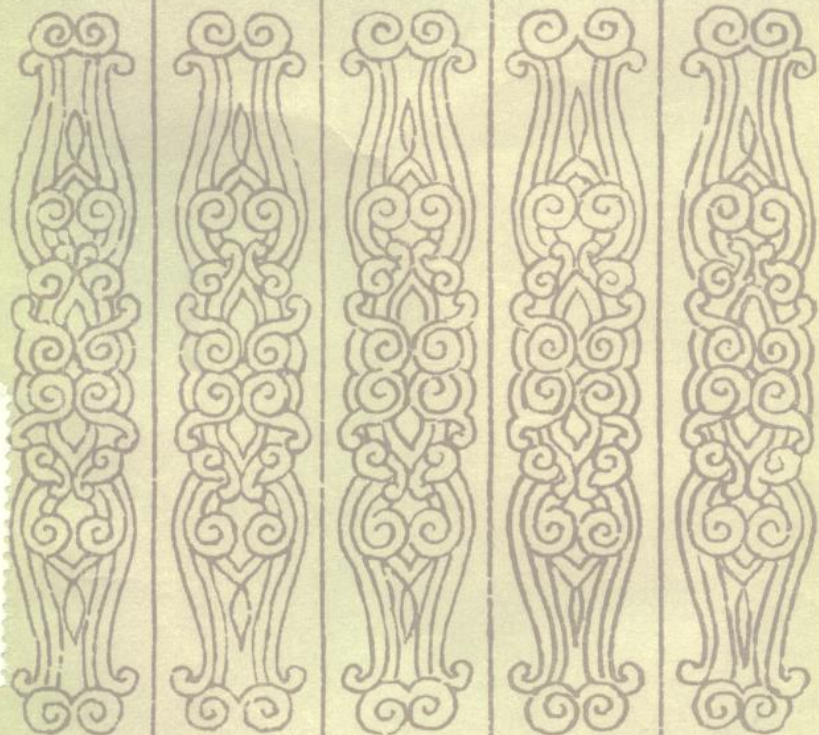


筆漫娛清



郑逸梅 著



I267/245

清 娛 漫 筆

郑逸梅 著

上海书店印行

清 娛 漫 笔

郑逸梅 著

•

上 海 书 店 印 行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

丹 山 印 刷 厂 印 刷

1982年6月 1—20000 (32—1) 定价 0.28 元

目 录

李伯元推销《官场现形记》	1
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	4
《浮生六记》的伪作	6
林琴南小说译稿的被焚	8
《越缦堂日记》残缺部分的下落	10
《清史稿》编纂始末	12
《武昌革命真史》被腰斩	16
《袁政府画史》	18
申报馆发行的聚珍版丛书	20
商务两耆宿——高梦旦和张元济	22
胡朴安别署半边翁	26
黄摩西撰长联	28
农劲孙的养生术	30
文物珍藏者侯病骥	32
王雪岑一夜植芙蕖	34
钱红冰爱护生徒	36
吴友如和点石斋画报	38
程瑶笙精通博物	41
杨渭泉“锦灰堆”的代笔人	43

吴杏芬老人画的真伪问题·····	45
高野侯画梅的劲敌·····	47
褚礼堂作书一笔不苟·····	49
苏曼殊遗墨《莫愁湖图》·····	50
几被毁去的宋人画册·····	53
黄公望唯一名画《富春山居图卷》·····	55
裴伯谦失书画·····	58
水石盆景专家孔志清·····	60
沈心海的品花会·····	61
记南市三杰之一——叶惠钧·····	63
记上海耆绅——李平书·····	65
行刺宋教仁的凶手暴卒原因·····	67
《大共和日报》受袁项城津贴·····	69
《苏报》主持人——陈范·····	71
齐燮元给上海人的印象·····	73
陈澹宇大胆上书·····	75
赛金花生在吴门萧家巷·····	77
末代皇帝的伙食帐·····	79
书札的集藏·····	81
名号偶谈·····	84
名片谈往·····	86
最小的讣闻·····	88
一副寓讽于褒的挽联·····	90

李伯元推销《官场现形记》

年来出版界对于清末谴责小说，加以选辑，久已绝版的有好多重复印行了。尤其认为李伯元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价值。他是江苏武进人，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一八六七年生于山东。三岁父死，由堂伯父李念之扶养成人，一八九二年，念之自山东辞官，伯元也随之回乡，卜居常州青果巷。过了两年，念之逝世，伯元来上海创办《指南报》，继办《游戏报》，他自己的作品，常署游戏主人。后改办《繁华报》，不久商务印书馆聘他编辑《绣像小说》半月刊。在这半月刊中，载有署名讴歌变俗人的《醒世缘弹词》；宗旨在破除迷信，反对缠足及吸食鸦片等恶习，也是出于李的手笔。

李的名作，有《文明小史》，它全面地反映了满清末，在维新运动中、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旧中国的形形色色，讽刺了封建知识分子对于文明的误解，揭发了外国传教的横行霸道，更痛斥了对外屈膝求和、对内残暴压迫的统治阶级；陆侃如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他的描写，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冲突与转变。”又《活地狱》，李写至三十九回即病卒。吴趼人续两回，欧阳巨源续一回，共四十二回。又《海天鸿雪记》二十回，描写青楼生活，揭发特殊愁惨的社会阴影。又《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完全写实。这

时陕西臬司冯仲梓，于赵舒翹赐死事，亲睹赵宛转难死之状，后冯看到了这部弹词，也深赞他描写的真实。又《中国现在记》十二回。尤其受读者欢迎的，要算那六十回的《官场现形记》。该书专对封建官僚的昏庸、卑鄙、贪污、残酷，力加谴责，把他们比为仇人、强盗、畜生，笔触是很尖锐而辛辣的。且什九为实事，如第三十八回的丫姑爷乘龙充快婿，影射湖北协统张彪。第四十三回的八座荒唐起居无节，那是指张之洞而言。四十四回中提到的太监黑大叔，便是李莲英。若细心阅读，更能发掘出许多真人真事来。

李和楚园主人刘聚卿（公鲁的父亲）是老朋友，常通书札，有一札致刘聚卿，谈到《官场现形记》，确是小说考证的大好资料。札云：

拙著《官场现形记》随手拈来，绝无成见，不料督幕赵君（疑即书中的西席周大爷或赵大架子），竟因此辞馆，殊出意外。刻三编已付排印，约七月中旬出版，当将赵君原书，附刊书后，以代表白。洁身远嫌，弟转深佩其人。此书第一二编，皆承公代售若干部，三编既有此嫌，不敢复托，我辈文字交无所不可，官场疑忌最多，不能不为我公计耳。兹将历年所积谈丛，《时事嬉谈》、《滑稽新语》等稍加编辑，得书二十本，拟改版精印二千部，竟非千金不办，平昔文字交已集得数百金，颇望公为筹两三数，能借我毛诗（按即三百元）尤感。九月出书，后一月，即可归楚。此举颇觉冒昧，知公提倡风雅，或不竟绝我也。

另一札：

拙著《官场现形记》初编、续编各一部，祈赐教为幸。另初、续编各十五部、《夺嫡奇冤》十册，寄存尊处，倘同人中有欲购阅者，便乞销去。琐琐奉渎，不安之至。

李在上海先后共十年，其他著作，尚有《南亭笔记》、《南亭四话》（即诗话词话联话曲话）、《芋香印谱》、《艺苑丛话》、《尘海妙品》、《奇书快睹》等。著《官场现形记》时，住在南京路附近的劳合路（现改名为六合路）；那劳合路一带，是娼妓卖淫的大本营，他在大门上贴着一副梅红笺的春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上一句可见他的满腹牢骚，下一句却又风趣得很。这位老人家的胸怀态度，不难在这一联中体会出来。他又能画，但不多见，有一幅藏于常州博物馆。

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也是晚清时代的有名小说，共五十万言，分六十四回。作者署名花也怜侬，实则出于韩子云手笔。

韩名邦庆，号太仙，又号大一山人，松江娄县人，生于一八五六年。从小跟了父亲宦游京师，读书很聪颖，但科举应试却一再失败，他就淡于功名。喜欢弹琴做诗，弈棋称唯一好手，松江人都推崇他，向他学习。他住在上海很久，常和申报馆主笔钱忻伯、何桂笙等来往，诗文唱和，非常投契。他也担任《申报》写作。

他和某校书具有深切情感，一度为避免某种纠纷，匿居在她妆阁中，兴之所至，便取残纸秃笔，一写动辄万言。《海上花列传》就是这样开始写成的。后来把这稿本刊印出来，可是他不久就死了，年只三十九岁。没有儿子，女童芬，嫁聂姓。他的诗文杂著，散失无存。这部《海上花列传》书中人名，大都实有其人，不过影射罢了。如史天然为李木斋、方蓬壶为袁翔甫、王莲生为马眉叔、李鹤汀为盛杏荪、齐韵叟为沈仲馥、高亚白为李芋仙、黎篆鸿为胡雪岩。又据传说，书中有赵朴斋，这人初极穷困，甚至把他的妹妹卖给妓院，韩子云知道了，尽力救济他。赵后来忽然发了财，韩反

潦倒，向借一百元，赵非但不肯，且出言讽刺他，他恨极了，便在小说中揭发赵的丑史。赵没有办法，出钱收购这书，把它烧掉。坊间翻刻的，往往改头换面，割裂很多。书名也改为《上海新繁华梦》和《海上花丛艳史》，原来赵有相当势力，人家不敢冒犯他。

写《海上繁华梦》的孙玉声，在辛卯年的秋天，应试赴京，和韩子云相识于松江会馆，考罢南回，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途中，韩把所写的小说稿给孙玉声阅看，书名《花国春秋》，已做了二十四回；孙玉声正在写《海上繁华梦》，已成二十一回，两人交换阅读，各提意见。韩自己觉得《花国春秋》的名儿不恰当，打算改为《海上花》，孙很以为然。但认为书中用苏州方言，恐别省人不懂，且苏州方言中，有音无字的很多，下笔时颇感困难，不如用通俗白话为妥。韩对于这个提议，却不接受，说：“曹雪芹写《红楼梦》，都操京语，那么我的书也不妨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的“勑”“勑”等字说：“当日仓颉造字，难道不许后人造字吗！”出版时书名为《海上花列传》。张春帆的《九尾龟》，对白用苏州方言，考出版时期，在《海上花列传》之后，可见张春帆是效法韩子云的。

《浮生六记》的伪作

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是反抗封建家庭和旧礼教的一部好书，这是值得提倡重复刊行的。因为这书没有版权，所以从前便有好多种版本。但所谓六记，实则只有《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四记；惟世界书局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所收入的《浮生六记足本》，四记外增加了《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二记，那么六记才全。

沈三白在当时是不著名的寒士，这部作品埋没了一百多年，直到清末那稿本给苏州杨醒逋在护龙街旧书摊上拾得，这时天南通叟王紫铨正在上海为申报馆的附属印书处“尊闻阁”搜印逸书，杨醒逋和王紫铨为郎舅亲戚，即把这稿本寄给紫铨。紫铨并合其他搜集到的作品，合印为《独悟庵丛钞》；其时尚在清光绪初年，包天笑前辈处藏有一部原刻本。常熟名词人黄摩西掌教苏州东吴大学，辑有《雁来红》杂志，也把这《浮生六记》在杂志上发表。后来王均卿在进步书局辑成《说库》六大函，《浮生六记》又收入《说库》中，流传就广泛了。可是刊印流传的只有四记，世界书局的足本，那增加的二记哪里来的呢？却是王均卿的伪作。

原来王均卿是很喜欢阅读《浮生六记》的，但颇以逸失两记为憾。记得他老人家临死的前一年，曾和我商谈，要我

代做两记，并谓《养生记道》可以随便讲，那是无所谓的。《中山记历》，却不可不有所根据。中山是琉球的地名，沈三白曾经随着赵介山出使琉球，好得赵介山有日记，他藏有是书，可以给我参考。这时我恰巧很忙，又自觉笔墨拙钝，不敢谬充臆鼎，婉言谢绝了。不料过了一年，他老人家逝世了，不久，世界书局这部足本刊印出来。从这证明，这足本的两记，一定是伪作的，惜乎没有知道我婉言谢绝了他，他再请什么人代做，这却成为一个谜了。

林琴南小说译稿的被焚

“一二八”之役，日飞机向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乱掷硫磺弹，烧了两三天，到了夜间，登高北望，一片红光，成为火海，这是多大的文化劫运啊！原来东方图书馆，在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是该馆藏书的地方，涵芬楼的珍贵书籍，也并在一起。经这一烧，毁掉了三十多万册的书本，和五千多种的图表照片。如宋元明善本的各省府厅州县志二千一百多种、公元十五世纪前所印的西洋古籍、远东唯一孤本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香港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罗马教皇凡的康宫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等，完全在牺牲之中。

林琴南生平所翻译的东西洋小说，共一百五十九种，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收购印行，所谓《林译小说》，汇成一箱，非常精雅，大家争购一空。他老人家翻译是很迅速的，如王子仁、魏冲叔、曾宗巩、陈器、陈家麟、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毛文锺、林昭、廖琇琨、王寿昌、胡朝梁、力树萱、林凯、严培南、叶于沆等襄助他，差不多每天工作四小时，可成六千言。他译写得快，商务印书馆印得迟，有许多译成之本，积搁在东方图书馆，突然遭火，把他的稿本没有来得及刊印的

都被烧掉了。

据调查所知，烧掉的有《金缕衣》、《情幻记》、《军前琐话》、《洞冥续记》、《五丁开山记》、《孝女履霜记》、《雨血风毛录》、《黄金铸美录》、《神窝》、《奴星叙传》、《情桥恨水录》、《学生风月鉴》、《眇郎喋血录》、《夏马城炸鬼》、《凤藻皇后小纪》、《双鸳侣》。尚有不知道书名的当然更多。琴南翁耗了心血，结果如此，能不使人感叹吗！

《越縵堂日记》残缺部分的下落

日记刊行，始于北宋。周辉说：“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话及朝廷政事，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考元祐诸公日记最早的，当推路振的《乘轺录》，计一卷，受诏充契丹国主生辰贺使时所作。此后作者辈出。到了清季，日记尤为盛行，如曾涤生的《求缺斋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李慈铭的《越縵堂日记》等等。若要谈到内容的充实、掌故的丰赡，《越縵堂日记》，可首屈一指。

这部日记是影印的，凡数十本，称为正编，后又续印了十二本，蔚为大观。原稿涂乙改易，累累皆是，由于影印，完全存其本来面目，阅读起来很不醒目。但就他的改易处，可以窥见它由原始而加工的迹象，这也足资研究。听说近来从事古典文学者，拟把它用铅字排印，成为普及本，希望早日成为事实。

该日记无所不有，如朝野轶闻、朋踪聚散、史料掇拾、古物考据、山川游览、书画鉴赏、声色娱乐、草木培植等等，可谓包罗万象。惟有一点，读者不易了解，如作者常在日记中以资郎自况，原来他未中进士前，曾斥资捐得部曹。曾孟朴的《孽海花》所记：“李保安寺街寓所，门榜一联：‘保安寺街藏书三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便是指李慈铭而言。

至于这部日记原稿问题，记得十多年前，饮于杭州耆宿项兰生家里，听到项老谈到该日记稿本，归其戚某氏以二十万元代价购藏，作为传家之宝。虽这时币制和现在不同，但如此代价是相当高贵的。那么时隔十多年，可能日记原稿仍由某氏珍度。江云先生所写《李越缦的日记与书札》一文中提到：“李氏卒于光绪甲午之冬，年六十六岁，可惜最后几年的日记没有印本，据闻其中有不满意樊增祥的话，被樊氏毁掉或是藏起来了，这话不知确否？无论如何，总是一件憾事。”这种消息，我也听到好多前辈这样讲，认为什九被樊云门付诸一炬了，可是不久前会晤苏继卿老人，偶然谈及此事，苏老却见告，抗战前，他老人家在北京，公馀之暇，常访书于某旧书铺，见一六十左右的老妇人出入其间，似很稔熟的，问诸书铺主人，才知老妇人乃樊云门的长女。苏老便想到《越缦堂日记》的残缺本，托书铺主人代为探问。樊云门长女说，日记一向由她父亲密藏着没有毁掉，直到父亲逝世，才拣出让给某书贾，在敌伪时期，辗转被汉奸陈人鹤（群）所获，抗战胜利，由汤恩伯前去接收。从这线索，可知所谓被毁的部分日记或许尚在天壤间，但不悉何时始得出现，把它影印和以前的正续编合为全璧，那不是憾事成为佳事了吗！

《清史稿》编纂始末

凡从事历史学的，都知道“断代为史”。自从辛亥革命，清皇朝便告结束，那么清史应当从事编写，列入传统正史中，成为二十五史（开明书局虽刊行二十五史，但列入的是新元史，不是清史）。民国初年，袁氏称帝，他为羁縻一班前清遗老，特辟清史馆修纂《清史》。聘赵尔巽为馆长；柯绍忞、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为总纂；金兆蕃、章钰、金兆丰为纂修；俞陛云、李岳瑞、姚永概、吴昌绶等为协修；又袁金铠总理史稿发刊事宜；金梁总理史稿校刻。其他尚有提调多人，共计一百余位。

初开馆时经费尚充，这班遗老每天聚着谈谈，随便撰写一些，全无条例，有如一盘散沙。后来觉得这样做下去，是不会有成绩的，就公议推金兆蕃担任写雍正乾隆时期的人物和典章制度，夏孙桐担任写嘉庆道光时期，王树楠任咸同，马通百任光宣，邓效先、金雪生为助手，两年才得告成。可是很多地方违反凡例，咸、同、光、宣四朝都不合用，重推柯绍忞、夏孙桐加以整理，柯推诿不干，改归金兆蕃。然时局混乱，经费紧缩，馆中议论纷歧，莫衷一是。夏金两人，都没有着笔；既而混乱更甚，经费完全告绝，以致全局停顿，馆长赵尔巽向军阀筹款，又得苟延残喘。但馆中诸人已多散